江向桂西北流

◇黄惠娟

一

我始终相信，世上的每一道河每一条江都是互通的，比如龙江河、红水河、盘阳河、澄江与南流江、九洲江、奎江、绣江……它们用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方式互通着。

我没想到某一天玉林文学与河池文学两条地北天南的“河”会那么欢畅地汇合在一起。

对于河池这片热土，我是第一次踏入。文学无边界、文人惺惺相惜成就了这次桂东南作家向河池学习取经的行程。

著名作家朱山坡把此行的主题命名为：“‘西北有高楼’——桂东南作家河池行”，更说此行是“朝圣之行”。

这是一次长途跋涉的历程，但每个人的心里似乎都装上了一盏心灯，充满着愿景，坚信到达“上与浮云齐的高楼之地”，我们虔诚朝圣后心灯定会被拧亮。事实也确实如此。河池的文学与河池的山一样雄浑与深邃，和河池的水一样灵动与秀美，我们体验它的热闹与厚实，也感受到它的宁静与美好。被拧亮的心灯散发出光与热，激励着我们不断沐光而行，追光而遇。

我想河池出现那么多著名作家不无道理。绝美的喀斯特景观，让河池人一睁眼即是优美的山水，正如唐代大诗人韩愈所描绘的一样：“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被群山环抱被绿水滋养的河池人心中涤荡着诗意，每天近距离地感受山川的呼吸与脉动，在朝阳上升前感受云雾缭绕，呼吸着富含负氧离子空气的河池人，一出生就可以活在这曼妙的地方，岂能不被滋养出文人的情怀？

河池人杰地灵、藏龙卧虎，仅仅是一个路边早餐店的老板，就能对东西的作品侃侃而谈，这种文化底蕴、文化情怀已经根植进河池人的血脉里。在这片文学的圣地上，文学大咖出现在农民、工人、商人、高官中……已不足为奇。本以为繁冗的工作会让他们失去文人的情怀，可他们却如河池的山水一样，像是未被世俗尘埃沾染的明珠，在静静地散发自己的光芒，一颗、两颗、三颗……渐渐地形成桂西北这片文学的灿烂星空。

2023年11月28日，东西文学馆和河池作家馆在东西的家乡天峨县开馆。在开馆之日，东西说，河池不仅有独特美景，还有许多特产，作家就是河池的“特产”之一。

这样的河池，让我们心驰神往。

在“东西文学馆”，我们看到了东西文学路上成长的缩影，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让人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每一部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情感。东西“心怀故土情难舍，志在高峰步未停”，他为我们竖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二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历经艰险，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成功取得真经，拯救人间苍生。而我们此次远赴桂西北，取得了文学路上的真经。

真经一：以写作为荣的心态。在都安，参观宏慧黄酒公司时，我们了解到黄宏慧不仅有着桂派黄酒创始人、黄酒国家级评委等多重身份，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出版作品多部。我们问黄宏慧，为什么身兼数职，还能在文学上有此成绩时，他笑着答道：“在这里写作不丢脸。”他幽默风趣的回答，反映了一个事实，在河池这个地方，以能写为荣，想成为一名作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写作也不用偷偷摸摸，遮遮掩掩，或许你的上司或领导就是你的文友，这里的人已将写作视为一种日常的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以写作为荣”已渗入河池人的心中，甚至渗入这里的一草一木。朝阳未露时，山峦间缭绕的云雾，如仙境般的画面，谁说不是诗意迸发的一草一木在轻吟浅唱呢！

真经二：帮拉传带的气度。河池的文学圈子有获茅盾文学奖的东西，获鲁迅文学奖的鬼子，有摘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十四位作家。凡一平是第十四位摘取骏马奖的河池籍作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匹马自己奔跑，身单影只，只有一群马奔跑，才能形成磅礴的力量，壮观的景象。这些在文学领域颇有建树的人，时不时回家乡传经送宝，进学校开展“与文学名家面对面”座谈会活动等，让家乡的孩子从小培养文学素养。即使在外地，他们也时常记得自己是河池人，他们对同辈敢于发表不同见解，对后辈也会提出真知灼见。越来越多的支流汇入河池文学这条主河流，孕育了中国文学版图上具有重要一席之地的“河池作家群”：潘红日，李约热，莫景春，黄土路……

真经三：静心创作的精神。我们喜欢温润而又热情的河池，敬仰河池的文学高地，所以千里取经。河池人相信“时间放慢，生命更长”。在这里，我们的焦虑与浮躁得以暂时的治愈，青山环绕，绿水长流，心也跟着慢了下来。河池作家们一步步开垦属于自己的那片文学高地，用笔尖表达自我、探索世界和与人沟通，享受静心创作的过程。我们要取的经不仅仅是他们文学的精粹，还有他们执着的精神。为了追寻心底的文学梦，哪怕很忙很累，他们也保持对未来的想象和向往；哪怕置身繁冗复杂的事务中，他们也不断丰盈自己的精神家园。

车行驶在公路上，时不时穿梭在隧道中，群山与云雾相迎相送，云彩似乎伸手可触，恍惚间我感觉我们这一行人就是一群鱼，正在南流江与红水河交汇处欢快地游来游去。

立秋（外两首）

◇谭捷燕

风，从四处撬起边角
一股薄荷味，乍泄
哑音的蝉，染体的菠萝叶
稻子，谷穗，玉米
开始泛黄，酿香
蓝天高了一尺，心境渐阔
风拂过肌肤
如软语，轻温耳际
而我，依旧守着初心
待枫叶染红秋
与你，共赏满山红叶舞

中 伏

虫鸣交织成夜语
蛙声跃起，拍醒故乡的月
传递着夏的消息
思念如潮，泪是有温度的泉
一遍遍从夏，墨写出秋的斑斓
关怀，让夜不再漫长
星河无边，像初见时的话语
从朦胧至情深
感动
让你我醉倒，在月光里

夜 听

轻依夜色，心随月移动
有风，隔着窗
递来关于你的信息
我看到
那座灯火的院子
你指尖，轻拂古弦
悠扬的曲风，穿越乡愁
柔软处，唤醒了缠绵
琴声，抚慰着游子的倦意
灵魂深处引起共鸣
这不眠之夜
隔着一首诗的距离
首尾相望

流 星

◇蒋小武

为了鹊桥之上的这一天
364天我游荡在天边的尽头
为了万千喜鹊搭建成桥
我取出收藏了一万年的光亮
朝着它们的脚下倾泻

为了今晚一个拥抱
我把灵魂撞飞千遍许愿万遍
漫无边际的夜空
划过星空的眼泪
落成七夕永恒的诗行

河池，一片文学的沃土

◇吴 菲

最近，我在参加“河池、玉林两地作家走进广西北部湾银行河池分行文学创作采风活动”中，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天，我走在金城江的街头上，天气很热，我决定到对面的一家奶茶店消下暑。走进奶茶店，清凉扑面而来。我直接走到吧台点了一份红糖珍珠奶茶，寻思着找一个舒适的位置慢慢享用。在我目光投向一个安静的角落时，瞬间就被吸引住了：那里正坐着3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他们每人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读得很认真。“这些叛逆期的小子一定是被书里面的荒诞情节，或者打打杀杀的场面描写吸引住了。”我心里嘀咕着，选择了一个比较安静舒适的位置坐下，位置刚好就在3个男孩的对面。

“你的红糖珍珠奶茶做好了，请慢用！”不知何时服务生已经来到我身边，把加冰的红糖珍珠奶茶放到我面前。我点了点头，微笑着致谢。也许是服务生的话惊动了他们，他们目光从书本中抽离，投到我这边来。我微笑着迎接着他们的目光，其中一个大男孩也报以我一笑。于是，我便迎着男孩的目光，微笑着问：“你们看得这么专注，什么书这么有魅力呀？”

戴眼镜的白衣少年向我扬了扬手中厚厚的书，说：“是我们河池作家东西老师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回响》。”接着他又说，“我想以东西老师为榜样，从他的作品中汲取文学营养，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除了获茅盾文学奖的东西老师外，你还知道有哪些本土作家？”我紧接着问。

“鬼子、凡一平、黄土路等，我都知道，我爸妈和老师都给我介绍过他们及他们的作品，我打算利用这个假期，好好读一读他们作品。”

我赞许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我把目光投向另外两位孩子，他们羞涩地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一本是当地作家凡一平近日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岭上恋人》，一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3个少年骑自行车穿越城市的喧嚣，在小城一隅的奶茶店里读书，我不由感叹：河池，真是一片文学的沃土。

一位玉林朋友曾告诉我他的一段经历：他在自己的家乡一直羞于谈文学，前几年来到河池的罗城县挂职乡镇书记时，从不敢对人称自己是作家，担心受到别人的嘲笑。一个早上，他到路边店吃早餐，小店老板得知他是外地人时，居然和他谈起了文学。“你认识我们河池的作家东西吗？还有凡一平，黄土路……你读过他们的作品吗？”在走出早餐店的那一刻，他非常感慨：河池真的是一片文学的沃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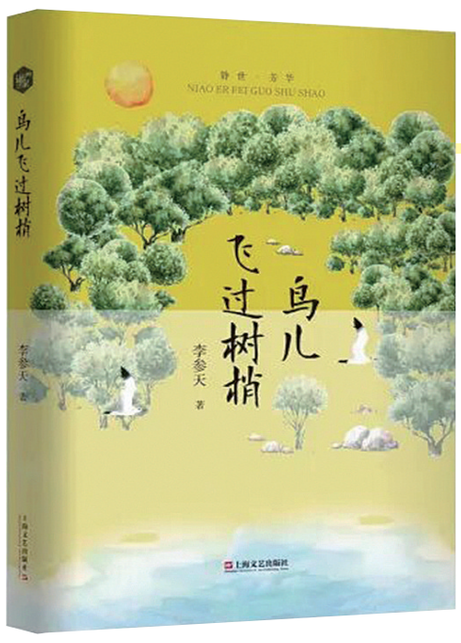
“西北有高楼，我们去朝圣！”在采风活动的座谈会上，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朱山坡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河池，就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它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让我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

乡村古韵（国画） 李文/画

乡土情怀和成长咏叹

——评李参天乡土儿童小说《鸟儿飞过树梢》

◇李雯璐



《鸟儿飞过树梢》是玉林作家李参天的第一部儿童小说，主要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六万大山里小男孩天天一个暑假的喜怒哀乐。小说的内容源于作者真实的童年生活。作者将乡土情怀、童年回忆通过朴实自然的笔触熔铸成为艺术作品，呈现了一个记忆中诗意、美好的乡村，展现儿童成长中所经历的真情与悲伤。《鸟儿飞过树梢》保持独特的审美追求，展现东方特有的山水田园之美；从儿童视角出发，以儿童成长为主题，巧妙选取故事题材，携带着超越与反思的意义；字里行间充盈着至真至善的美好情感，流露着对绿水青山的热爱，实现了儿童性、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的统一。

“乡而不俗”的审美追求

《鸟儿飞过树梢》一书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古往今来，中国文坛上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展现独特中国美学、绘制田园画卷的作家。作者李参天一边从儿童天真烂漫的视角出发，塑造一个释放着浓厚山乡韵味的儿童世界；一边充沛、完整地将“乡土美学”中的一切有效因素契入作品中，让儿童的世界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充满令人沉醉的乡土性，展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审美。小说的审美追求体现在：

（一）乡村风景美。在文中，几乎每一章都有对风光景物的描写。在风景的艺术表现上，作者坚持现实主义的自然性、写实性，在如实描写画面的同时，营造了诗化的意境。山峰成林、田坝似锦、河水如带、村寨如云，小说的画面感十足，情调平和宁静。这些基于深厚乡土情怀的文字，唤起人们的乡土记忆与文化认同，也为从未踏足过乡村的现代人建构了对于乡土中国、山水田园的想象，释放乡土意象的美学意蕴与文化价值。

（二）乡土人情美。亲情、友情和爱情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种情感，在乡村土地上滋育而出的情感更显淳朴与浓郁。书中的主人公天天在短短的一个暑假里经历或见证了乡土人情的全部美好，面对一些似乎无法越过的困境，让“我”在其中感受到了人性的两面，从而实现心灵的成长。作者将乡土世界中的亲情、友情、爱情诉诸笔端，除了展现孝德、友善、仁义的品质，还将中国人深沉、内敛、含蓄的一面也细腻地刻画了出来，传递出乡土人情中别样的温情力量。

（三）乡间动物美。动物是乡村风景线里必有的生命，在作品中，小动物们的出现让乡村生活和儿童世界变得生机盎然、趣味横生。黄狗大旺作为重要角色贯穿故事始末。大旺憨厚忠诚，在兰兰身处险境时，它舍命护主，与主人患难与共，无私地践行着仁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优秀品格。作者通过大旺，挖掘和表达狗意象中“仁义”“忠良”等传统思想，歌颂中华文化所崇尚的优良品德，寄托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杂而不乱”的文化融合

《鸟儿飞过树梢》这篇小说从多个维度体现了一种多元杂糅的文化结合。在小说的开头，当阿妈发糖果时，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不仅拿走了自己的那份，还抢拿了分给小妹妹的糖果。阿妈没有责怪那个虎小子，而是选择补发一粒糖果给小女孩。阿妈这种包容心理，正是“仁”的生动体现。“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赵金刚先生曾提出：“仁不仅是爱特殊的亲人，而且还要爱普遍的人类。”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对晚辈的宽容诠释了“仁以待人”的儒家思想。

另外，小说中提到了在农村中流传的“贱名好养活”谚语，涉及了一种“贱名文化”。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样的传统发源于西夏，西夏契约中出现了大量的西夏人名，这些人名有不少贱名和丑名，带有狗、驴、丑、奴、粪等字眼，承载着西夏人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等信息。

《鸟儿飞过树梢》这部儿童小说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仅深厚，而且呈现出多元杂糅的特点。从儒家思想到民间传统，各种文化元素在这部小说中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这使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让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样。

“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

作为儿童文学，《鸟儿飞过树梢》没有采取美好团圆型结局。对于主人公天天来说，故事的最后就是一出讲述生离死别的悲剧。好朋友兰兰被父亲带走从此杳无音讯，家人一般的大旺被打死，忘年交矮哥被抓走，一切似乎都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但是，小说的悲剧结局并不是为哀伤而写，它的悲剧色彩来自现实世界本身不可回避的忧伤情调。孩子在成人世界里没有话语权，面对世俗，即使反抗也注定会失败，但反抗本身便具备价值与意义。在兰兰将要被带走，连大人都不能干涉解决的时候，是天天、狗弟带着兰兰躲到山里，虽然兰兰最后还是被带去了城市，但是在这段经历中，三个孩子彼此陪伴、相互影响，形成了足以迎接未来，面对挑战的价值观与信心。人物“悲而不败”，情感“哀而不伤”，作者在处理悲剧快感时，没有让读者感到沮丧，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坚定不屈的精神以及直面困难的勇气。儿童文学不能回避生命之痛，孩子不可能永远在童话世界里，比起童话世界，孩子更应该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成长就是要面对离别与死亡，这些童年的遗憾也会转变为心中的情结与成长的动力，督促自己沉稳前行。

在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后，天天、狗弟放飞了曾经和兰兰一起捕的画眉鸟，这一情节的设计使作品在悲剧精神的快感体验中流露出了一丝理想主义色彩。天天的故事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展现了真心、正义、无畏、同情、勇气的力量。在这个物质丰富后理想式微的时代，这样饱含着深情的理想主义儿童文学作品显得弥足珍贵。作者旨在为儿童读者呈现一个温馨欢乐的儿童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弱化现实的复杂与残酷，小姨的功利性婚姻，兰兰父亲的自私背德，民兵的残忍阴险，作者对复杂人性和灰暗现实的书写深入客观且恰到好处。在儿童能接受的范围内，对表达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探索与突破，使得作品“哀而不伤”，显现出成长的力量，从而带给儿童读者独特的阅读体验。

乡土意义上的儿童小说

即使在今天儿童小说的都市化倾向已成为一个显性存在，乡土题材儿童小说的数量和质量仍非常突出。往前追溯曹文轩、汤素兰、彭学军、邓湘子等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作家对乡土世界中儿童成长的接力书写。

我国地大物博，乡土儿童小说显现出地域性的特点，李参天描绘的是广西秀美大山，曹文轩描绘了江南温婉水乡，还有彭学军笔下的湘西古城、李凤杰笔下的西北黄土、刘虎笔下的青藏高原等等。乡村是一个保存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价值观的空间，是一座始终屹立的精神家园。即使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冲击，现代人也愿意为乡土世界留有温情与希望。乡土书写深化了儿童小说的文化底蕴与价值内涵，它唤起儿童对于美好的感知，建立对现实的认知，在升华童心的过程中形成内在的力量与信念。

该作品在对乡土的呈现和对儿童的关注方面独具价值，作者坚持“儿童性”与“文学性”并重，运用过去的经验和情感记忆再现与回归童年乡土生活，追求的审美境界无关现代物质文明以及宏大社会话语，而是注重个人化和内心化，秉持着儿童本位的创作理念，结合当代儿童的心理行为特征、阅读接受方式调整创新艺术表现形式，让那些平凡的乡土人事为今天的小读者打开一扇以完整、深刻、形象的方式来思考人生、洞见往昔的窗户，表现出对乡村、儿童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深层关注，这种创作方式奠定了《鸟儿飞过树梢》的文学高度。《鸟儿飞过树梢》自出版以来，受到儿童读者与成人读者的一致好评，初战告捷，未来期待着李参天创作出更多优秀之作，为新时代儿童文学增光添彩。